

第六十八章 最好的時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海棠來信的內容很簡單，用辭造句也並不古意盎然，走的乃是今文一派，範安之的清淡風格，全文抄閱如下。

“安之可安？”

“前封信已經收到，貴國郵路果然方便無比，一個月的行程，居然十天時間就到了。屈指往回数去，你說寫信之時京都初雪，在那日上京這裏已經下了好幾場的雪，而且竟是一直沒有停過，天氣寒寒的讓人好不厭倦。”

“我這人有一樁怪脾氣，旁人或許在春秋二時容易犯困，我卻是在冬天喜歡犯困，不為別的，隻是外麵雪大，一應青綠之色全被枯燥的雪白掩蓋，沒有美景可以娛目，沒有樹枝可以折下為環，沒有小花可以親近一嗅，圓子裏雖然有幾朵梅，但今年大齊寒勝往日，那幾朵臘紅骨朵開的慘豔豔的，被冰雪一凍，完全沒有幾絲精神，我也動不起心思去賞看。”

“你曾見過的那頭驢已經賣了，不用擔心，石磨依然有小家夥在幫著在拉，反正沒有多少黃豆，一天也隻用轉個五十轉就好。用賣驢的錢，去置了些竹炭，你說過屋中如果通風不好，會容易中毒，所以按你寄來的圖紙做了一個煙囪，還別說，屋子裏的空氣真的好多了。”

“雞崽兒們早已經長大了，不過還是不放心它們挨凍，所以都養在屋裏的，味道自然有些不大好聞，不過你也知道，我如今有個下人，所以天天打掃清洗。還算過得去。”

“王大人倒是來過幾次圓子，說要邀我吃飯，但你說過他飲不得酒，想了想我便拒了。畢竟你也知道，我是喜愛看人飲酒，尤其是喜愛看人飲醉的。”

“半年前，在鬆居酒樓上，你喝醉後哼的那首小令我很喜歡，就是石頭記上麵的那首判詞，留餘慶。前些天我將這判詞唱給老師聽了一遍，老師也很喜歡，說巧姐這孩子身世可憐，其間隱有奇趣。足堪捉摸。那日屋外風雪甚大，寒意侵屋，我與老師對坐飲茶。笑談君事，也是頗為愜意。不知怎地，便想到數月前與你在上京同遊的日子，同是一片清灑自然，感覺極為美好。仿佛眼見你見那輪明月，那座小廟，那道田壟。你從壟內狼狽無比地跑到壟外。”

“對了，有個消息讓我很吃驚，聽說肖恩大人的遺骸被人在西山絕壁間發現了，如今雖然已經安葬，但想到你曾經與這位老大人同行赴北，還是告訴你一聲，以便你心安。”

範閑看到這裏的時候，還隻是覺得有些怪異地感覺，似乎那位村姑在話語裏隱著許多暗語。隻是被弟弟當牛做馬的可憐生活震著了，失笑無語，沒有注意到。緊接著，又被海棠那句話弄的驚喜起來，難道對方真的肯將天一道的心法傳給自己？

於是乎，他此時還沒有猜到海棠想傳遞過來的真實信息，但是他又品了一品，終於從肖恩屍體被找到，苦荷談論自己，猜謎語這些字眼裏嗅出了不吉利的感覺。

尤其是那句“巧姐這孩子身世可憐，隱有奇趣！”

他皺眉重看了一遍，終於將目光落在了明月小廟田壟那句之上，這句話的出現，實在是有些突兀，和前文後文都不怎麼搭。這句話講的是範閑此生最狼狽的那個鏡頭，他中了**之後，一番折騰，提著褲子往那個小廟外麵跑，其時蛙聲陣陣，田泥濕濕。

這...應該就是海棠要告訴自己地事情。

“從田壟內跑到田外？”

範閑皺著眉頭，腦中靈光一閃，將明月廟前酒後這三個無用的廢詞剔開，隻看最後那一句。對於範閑來說，這種字謎似乎很簡單，從田裏跑了出來，那自然是個古字。

不，是葉字！

...

蓮葉的葉，荷葉地葉...葉輕眉的葉！

範閑滿臉震驚，捏著信紙的手指微微顫抖，聯想到信裏那些暗語，身世之類，他馬上明白海棠要告訴自己的究竟是什麼。

苦荷知道自己是葉家的後人！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揉了揉自己有些僵硬地雙頰，強行讓自己平靜下來，不要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亂了心中方寸。

海棠信裏的意思很明確了，而且既然她是暗中向自己通風報信，那說明已經掌握了自己身世之謎地苦荷，已經有了將這消息放出來的計劃，她才會急著告訴自己，讓自己早做打算。

此時來不及猜想那位大宗師是從何處來的神妙，可以判斷自己與葉家的關係，首要擺在範閑麵前的問題是：自己應該怎樣麵對接下來的局麵！

從時間上判斷，北齊方麵放出自己是葉家後人的消息，流言插翅而飛，頂多比監察院的情報線路會慢上幾天，最遲十日之內，想必京都的大街小巷就會開始流傳這個消息，所有地人都會在自己的背後張大了嘴，表示著他們的震驚。

本來按道理講，沒有人能夠拿到什麼真憑實據，沒有人能夠指實範閑是葉家的後人，北齊那邊頂多也就是放些流言罷了。但範閑自己清楚，流言這種東西的殺傷力極大，事端一出，人們會因為這個流言，刻意而極端地去挖掘自己入京後的一些蹊蹺處，從而漸漸相信這件事實。

更何況，這本來就是事實。

人心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，在沒有人想到某件事情之前，自然不會無緣無故地將範閑與葉家聯繫起來，但一旦有人開了這個頭，這顆猜疑的種子就會種植於心。逐漸生根發芽，占據心房的有，從而將一個流言變成天下公認隻不過沒有人敢說出口的認知。

而對於當年地那些人，宮裏的那些人。與自己有利益的衝突的人們...自己是葉家後人這個事實，一定會讓他們恍然大悟，生出雲開月明之感，他們才是最相信這件事情地人。

隻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會被對方如何利用。

...

範閑的嘴唇有些幹，回身在桌上端起茶壺咕嚕咕嚕灌了兩口。茶水是史闡立後來續了一道，所以有些燙，將他燙的一哆嗦，一愣之後狠狠地將茶壺擲到地上，嘴裏罵了幾句娘。

砰的一聲。瓷茶壺落在地上摔的粉碎，瓷片四處濺著。

他不是沒有想過自己這詭秘的身世，總有被人揭穿的那一天。而且關於葉家的這一半，他更是滿心企盼著，總有一日自己要當著全天下人的麵高聲說出來自己是葉輕眉地兒子。

可是，不應該是這樣的局麵。

在範閑完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和行動準備之前。這個驚人的消息就會傳遍京都，從而給自己帶來不可預知地危險和強烈的衝擊，沒有人能知道會發生什麼。範閑很厭憎這種被動的感覺。更有些微微恐懼於事態第一次脫離了自己的完全控制。

所以他才會感覺到無助的憤怒。

他地腳從碎瓷片上踩過，表情木然地走到開著的玻璃窗前，看著窗外的寒雪朔風，良久沉默無語，不知道深呼吸了多少次，終於平靜了下來，開始準備麵對這一次地突發狀況。

而此時，聽著他房裏聲音的丫頭們急匆匆地趕了過來，被他難看的臉色嚇了一大跳。害怕的不敢進屋收拾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揮手示意丫環們退下，重新拿起那一疊信件，準備全數毀了，依往常習慣那般雙掌一合，想將信紙揉成碎粉，不料信紙被揉成了花卷，卻也沒有碎掉。

他微微一怔，唇角浮起一絲苦笑，海棠來信給自己的震驚太大，以至於讓自己忘了體內真氣全無的可憐狀況。

繞過回廊，來到莊院裏最安靜的那個房間前，範閑沒有敲門，直接推門而入，雖無真力卻有蠻力，門柱咯噠一聲脆生生地斷了。

正在屋內小意調配著藥丸的費介抬起有些疲倦的臉頰，望著學生咳道：“...出什麼事了，這麼慌張。”

範閑看了老師一眼，直接說道：“先生，要出大事。”

費介一驚，心想什麼事情會讓這個小怪物也如此驚慌失措？等範閑將海棠冒險傳來地消息講了一遍後，費介也馬上驚慌失措起來，搓著滿是藥粉的雙手，雜亂的頭髮一絡一絡地絞著與自己較勁，半晌說不出什麼話。

範閑看著這一幕，不由暗中歎息一聲，知道自己情急之下來找老師，確實不是什麼好主意，費T煉毒殺人那是宗師境界，可要說臨事決斷陰謀對敵，實在不是他的強項。

“我馬上下山。”

“我馬上下山。”

師徒二人同時開口說道，對視一眼，馬上明白了彼此的意思。費介眯著眼睛，褐色的眼眸裏殺意大作：“我去陳圓，你去找尚書大人，分頭進行。”

是的，當局勢演變成這種情況，師徒二人同時想到在京都裏的那兩位老狐狸。範閑有些頭痛地一揖禮，便轉身吩咐屬下去安排馬車。

便在他要離開的時候，費介忽然說道：“別怕。”

範閑愕然回首。

費介尖著聲音，似笑非笑陰慘慘說道：“冬家夥別怕，十幾年前的事情不會重演，我們師徒二人毒死個幾萬人，再殺出京都去，又有誰能攔著我們？”

範閑打了個寒顫，心想老師果然是一心朝著自己，隻是自己隻怕沒有他那麼狠的心。

...

來不及與莊院裏的那幾位姑娘打什麼招呼，隻是與正在繡繡的思思打了聲招呼，範閑與費介就分乘兩輛馬車，沿著難行的山間雪路，往蒼山下行去，一路上車輪碾碎無數寒冰，卷起幾絲寒泥。

負責護衛的侍衛分成了兩拔，六處一半的劍手隨著這兩人下了山，而高達這批虎衛卻被範閑極為小心地留在了山上。

傍晚時分，費介乘坐的馬車，在嚴密的防衛之下，進入了京郊那座比皇室行宮還要華麗清貴的莊園。

“費老？”守門的那位老仆人看著費大人滿臉寒意地下了馬車，心中不免有些疑惑，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不一會兒功夫，圓內***大明，費介與輪椅上的陳萍萍沉著臉出了圓門，在眾隨侍的護衛下上了馬車。

“入宮。”陳萍萍冷聲說道，隻是這句話一說完，他的臉色頓時變得柔和了起來，輕聲說道：“還當是多大的事情，值得你們老少二人如此慌張。”

費介搓著手驚道：“這不是大事，那什麼是大事？”

陳萍萍輕輕撫摩著光滑的輪椅把手，嘲笑道：“你這老家夥天天泡在藥裏，一時想不明白倒也罷了。範閑卻是讓老夫大為失望，隻要稍一用心，便知此事無礙...罷罷，小孩子，這事情在他心裏壓的太久，一朝被人揭穿，難免會有些惶恐。”

馬車嗒嗒嗒向京城駛去，不一會兒功夫便入了城門，城門此時尚未關閉，當然，就算已經關了，監察院的院長大人要進京，連京都守備秦家也是不敢攔的。

馬車將要到皇宮的時候，陳萍萍才睜開養神的雙眼，淡淡說道：“這不是壞事，是好事。”

費介搖頭：“我不管了，我這就去院裏讓八處的人準備著。”

宮門處傳來放鑰的聲音，陳萍萍擁有不論時辰直入宮中敘事的獨權，地位超然。老人側耳聽著這耳熟的聲音，麵無表情說道：“消息傳到京都後，先讓他們壓兩天，至少這種表麵功夫要做出來讓人看看。至於範閑的身世...總有一天是要亮明的，如今這個時機，就是最好的時機。”

範府書房內，慶國戶部尚書範建正一邊啣著酸漿子，一邊看著身前的範閑，唇角露出一絲嘲諷的笑容：“也總算看著你著急的模樣，為父往常總以為你的心腸是冰雪做的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父親，這時節了還開什麼玩笑，等消息傳到京都，究竟該怎麼辦？”他望著父親的雙眼，沉默半晌後幽幽說道：“既然這麼多年一直瞞著天下人這事，想來一定是有人不願意我出現。”

範建用清湛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的兒子，輕聲說道：“可現實是你已經出現了，而且出現的非常漂亮。你與葉家的關係，終究不可能一直瞞下去，如果要選擇一個揭穿的時機，為父以為，當下...就是最好的時機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